

圖說雲咸街滄桑

1840年代—1960年代

AN ILLUSTRATED STORY OF WYNDHAM STREET,
HONG KONG 1840s-1960s

王 鋼 著



中華書局

圖說雲咸街滄桑

1840年代—1960年代

AN ILLUSTRATED STORY OF WYNDHAM STREET,
HONG KONG 1840s-1960s

王 鋼 著

□ 責任編輯：翟德芳
□ 封面設計：劉梅 高林
□ 裝幀設計：高林

圖說雲咸街滄桑

1840年代—1960年代

AN ILLUSTRATED STORY OF WYNDHAM STREET,
HONG KONG 1840s-1960s

□

著者

王 鋼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鰗魚涌英皇道1065號東達中心1306室

電話：(852)25250102 傳真：(852)2713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h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h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852)21502100 傳真：(852)2407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觀塘榮業街6號 海濱工業大廈4樓A室

□

版次

2008年7月初版

© 2008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ISBN：978-962-8885-00-8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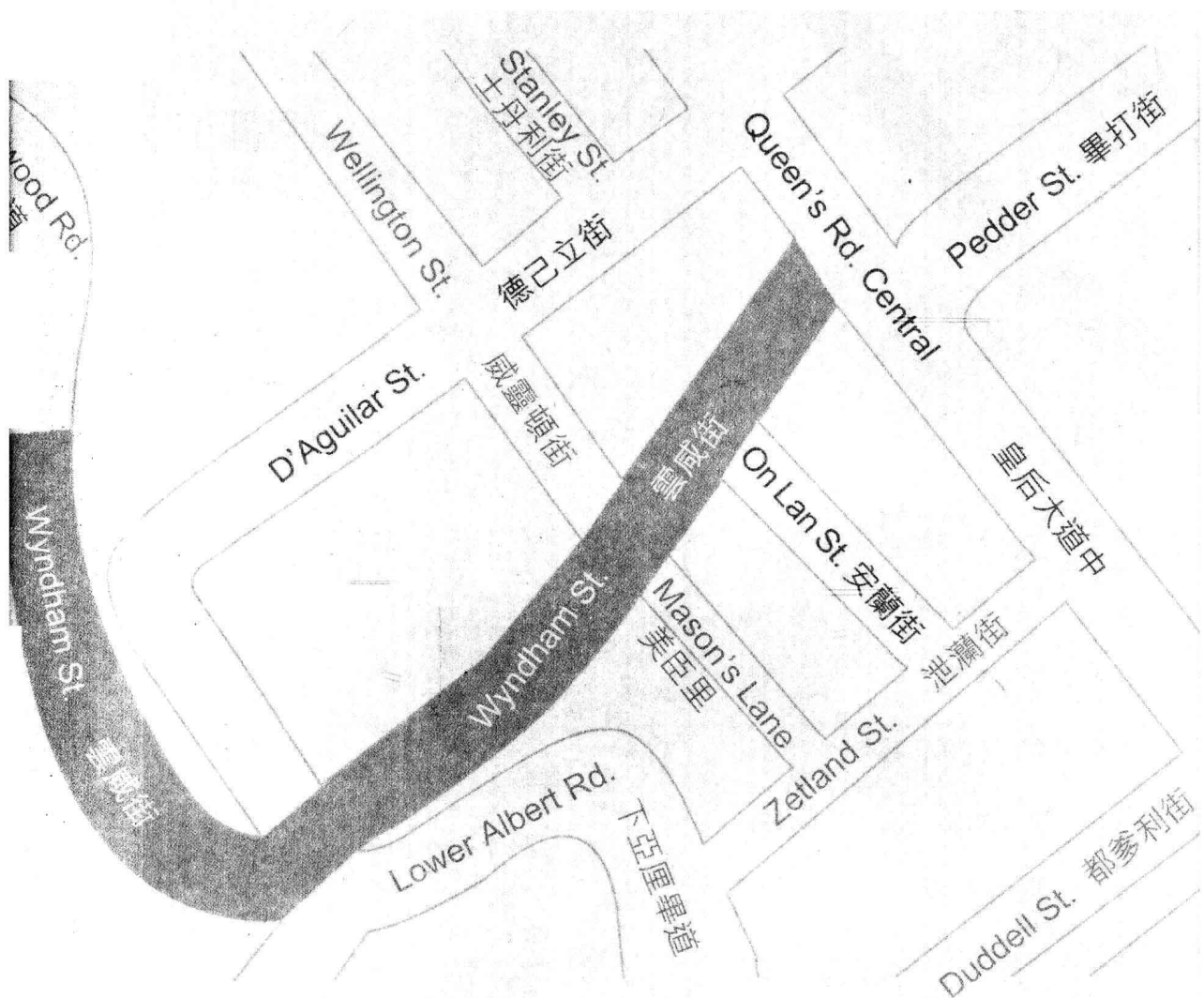


引言

3

I. 早期的地理面貌	5	XV. 重建	214
II. 第一代建築	18	XVI. 找尋	228
III. 西風東漸	32	註釋	242
IV. 多彩的文化藝術	51	主要參考文獻	260
V. 留住影像	64	中西文專有名詞對照表	261
VI. 苦力	79	後記	267
VII. 博愛與革命	91		
VIII. 留住聲音	114		
IX. 活動影畫	130		
X. 變遷與改造 (一)	145		
XI. 變遷與改造 (二)	159		
XII. 賣花人的歸宿	170		
XIII. 文化遺脈	185		
XIV. 戰爭歲月	199		





引言

在繁華的皇后大道中 (Queen's Road Central)，有一條並不引人注目的
小街——雲咸街 (Wyndham Street)。匆匆來往的過客遊人，大抵不會在這
裏停留，因為它太小、太平常了。如果不計算連接荷里活道 (Hollywood



圖 1：照片，從政府合署西座西望皇后大道中，2007（前方紅綠燈處為雲咸街口）

Road) 和下亞畢厘道 (Lower Albert Road) 那一段，它只有短短的兩百米。它的平凡，完全被湮沒在皇后大道的輝煌之下。

2007年的一個冬日，我在這裏
整整徘徊了一個上午，沿着這條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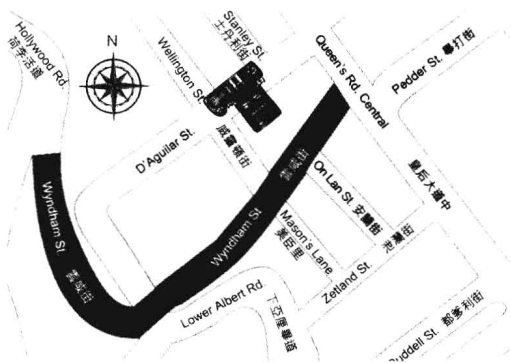




圖2：照片，雲咸街口的路標，2007

街，好奇地觀察着每一座大廈、每一級台階，試圖越過時間，在樓宇的背後，尋找歷史的足跡——那些曾經的故事、故去的人物，那些本不該被歷史磨滅了的印痕。斗轉星移的變換，此刻在我的心目中，竟是如此真切！

差不多可以說，香港文化的肇始與興衰，從報刊到圖書、從繪畫到攝影、從戲劇到音樂、從唱片到電影、從圖書館到學術研究，都與這條小街密不可分。它甚至與中國現代意識的啟蒙、中國近代史的演進，都有着絲絲的關聯，從洋務運動最初的萌芽，一直到轟轟烈烈的抗日戰爭。人物與故事，建築與街景，構成了充滿文化意味的歷史。這是一條值得品味、懷想、關注和紀念的小街，然而滄海桑田，它似乎已被塵封在遙遠的記憶之中……



I. 早期的地理面貌

讓我們來到故事的起點，1840年代。

1842年，英國人在港島最早的一條小路——裙帶路的上方，修築了皇后大道。它的南側有座小山，山頂是船政司畢打上尉（Lieut. William Pedder, R.N.）的官邸（Harbour Master's House），因此山丘被稱為畢打山（Pedder's Hill）¹。在此之前的1841年，義律（Charles Elliot）在澳門主持將這一帶劃分成若干地塊拍賣，於是渣甸（Jordine, Matheson & Co.）、顛地（Dent & Co.）等許多有實力的洋行紛紛在這裏購買土地，興建房屋。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在1872年的一次演講中，為我們描述了1843年5月他初次登上港島時，雲咸街一帶沿皇后大道由西向東的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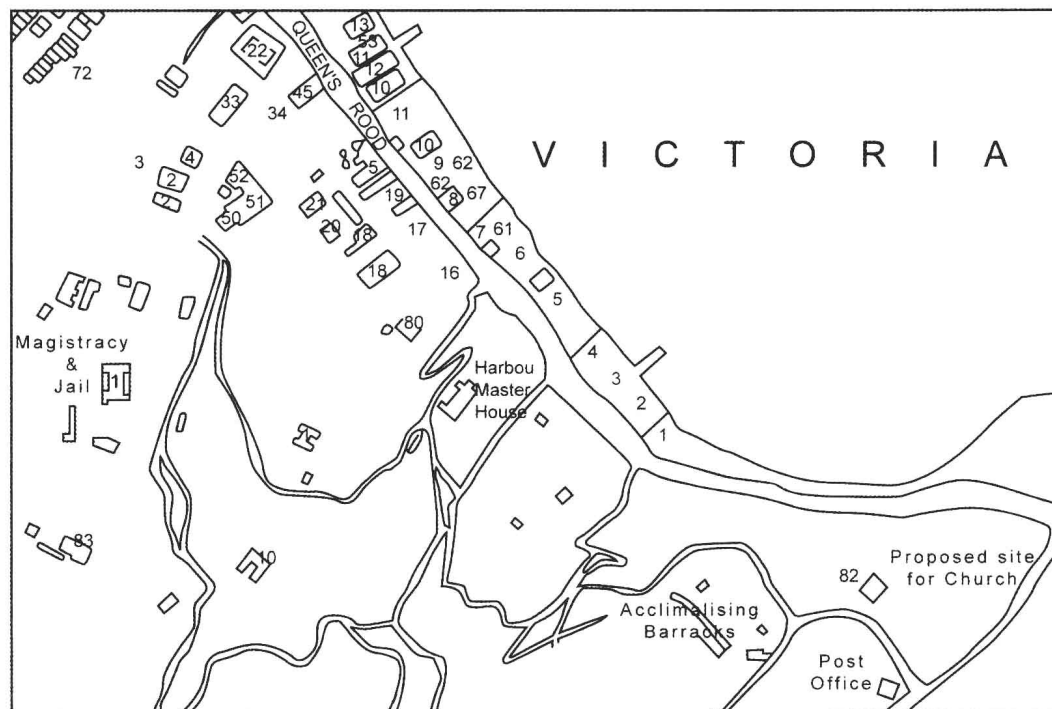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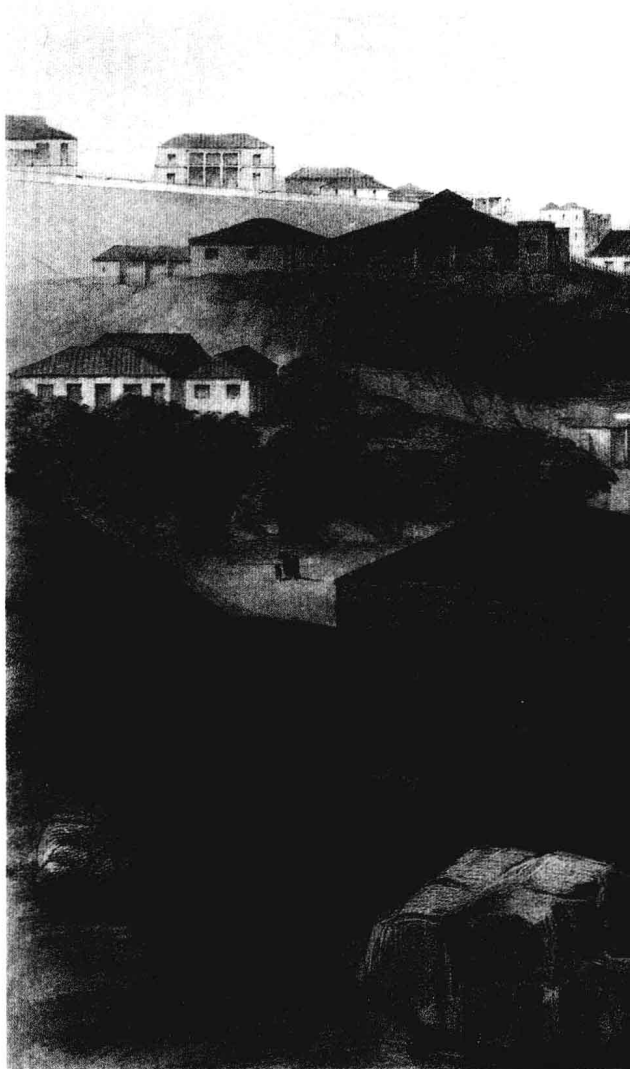


圖3：維多利亞城發展藍圖（摹本局部），地政官高登（A. T. Gordon, Land Officer）繪，1843

雲咸街與威靈頓街 (Wellington Street) 之間的整個空地是一片花園，其間有一座令人難忘的平頂建築，那是顛地洋行的布雷恩先生 (Brain) 建造的房屋。這間大公司在現今香港大酒店 (Hongkong Hotel) 的位置有一片自己的地產。再往前是林賽洋行 (Lindsay & Co.) 的房產。路北其他的地方都是空地，一直到當時正在建設中的炮兵營。路南是畢打山上的船政司，現在是引人矚目的瓊記洋行 (Messrs. Heard & Co.) 的辦公樓，莊士敦是在原基礎上建造起來的建築。往上是莊士敦樓 (the house of Mr. Johnstone)，他曾是最初佔領香港時的港督。²



就在1843年，時任地政官的高登，受命繪製了一幅維多利亞城的發展規畫藍圖。我們看到，此時雲咸街 (包括威靈頓街) 尚未形成，它還是一條小徑，盤繞在船政司的左側。理雅各使用了1872年的地名來表述當時的情形。他所提到的顛地洋行，在5、6號地塊，這是未來的雲咸街的街腳。它的對面便是山上的船政司。林賽洋行的土地在1號地塊，此時尚未有建築。右邊82號地塊上的建築即是莊士敦樓，現在是炮台里頂端的終審法院。

由於〈南京條約〉的簽訂，加上義律「免稅港」的政策，吸引了商人們在這裏大興土木，僅僅幾年的時間，維多利亞城便迅速發展起來。



圖 4：設色石版畫（局部），從美利炮台西眺海港及香港景色，1846 年 11 月 29 日（*View of Hong Kong and the Harbour, looking West from Murray's Battery, 29th November 1846*），默克多·布魯斯（Murdoch Bruce）繪，麥克勞爾（MacLurea）刻，Macdonald & Macgregor 出版，1846，香港藝術館藏品³

正中飄揚着佔領者旗幟的，便是畢打山。旗的左側有一條隱約可見的小徑，再往左是船政司官邸。圖右邊縱向的路是皇后大道。理雅各提到的林賽洋行的辦公樓此時已經建成，在畫面的右下角。山腳背



後的建築是1845年籌建，1846年建成的香港會所（Hongkong Club），這裏是雲咸街的起點。旗幟的背後，還可以看見坐落在威靈頓街上的落成於1843年的聖母無原罪教堂，它有兩個塔樓。

在皇后大道及雲咸街一帶的修建過程中，廢棄的沙石被堆到旁邊的海灘，是為香港的第一次填海工程。

隨着交通的需求，人們修築出從荷里活道沿畢打山通往皇后大道的小路。此時，雲咸街第一次以「街」的面貌呈現在我們面前：東邊的山岩被鑿去，鑿下的石頭也許是用來建造其他的房屋，也許是送去填海。作為街道的標誌，雲咸街的路沿在轉角處清晰地凸顯出來。

無需再用語言，苦力與上流貴族的生活，在這個陽光明媚的清晨的畫面中已得到非常鮮明的表述。開埠之後，越來越多的港島及四周的華人，告別了祖祖輩輩捕魚、耕種的寧靜生活，來到城裏依靠體力勞動謀生。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包括移山填海這樣巨大的工程，都是這些華人苦力以原始的方式，一錘一釐艱苦地完成。

雲咸街的右側，是剛剛落成的香港會所。它東面的一樓，有一排帶頂棚的、懸空的陽台；東南角多角形的角樓成為它獨具風格的特色。

香港許多街道以人物命名，但Wyndham則應該是從英國舶來，在倫敦的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區，有一條同名的街。如果追溯詞源，它應該是由wynd和ham兩個詞組合而來，即小鎮上的小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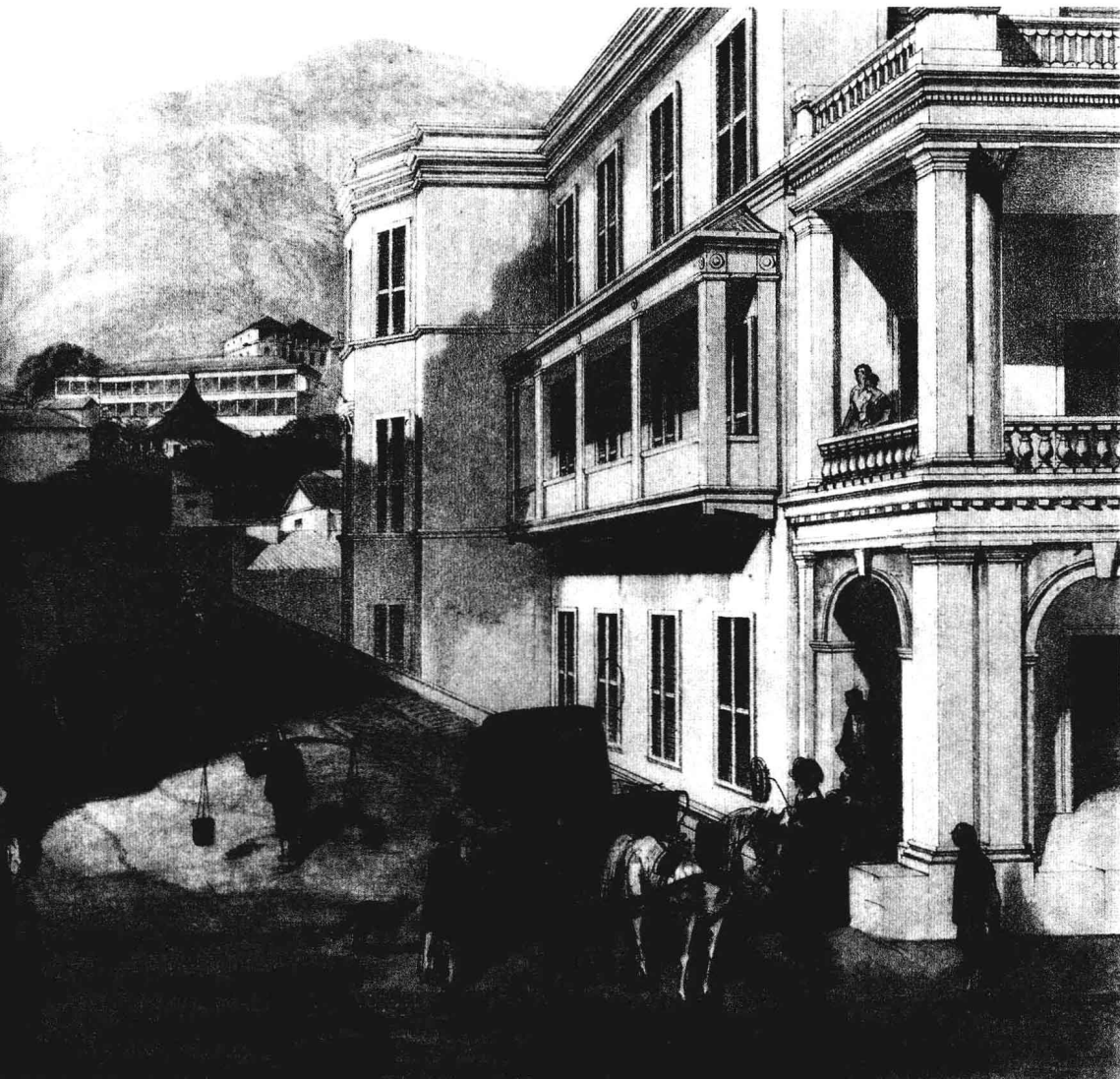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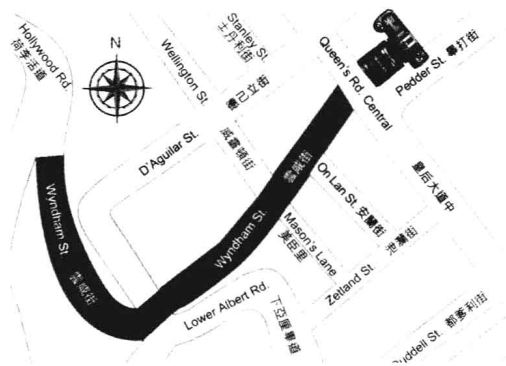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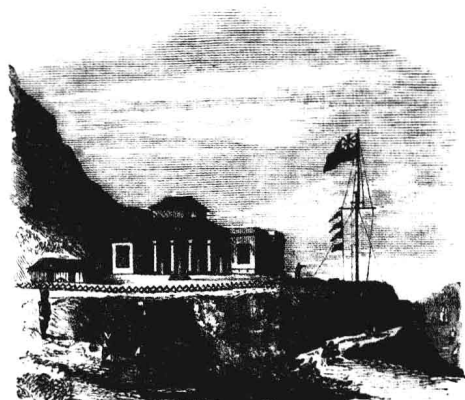


圖5：設色石版畫，從郵政局南眺雲咸街，1846年11月29日（*View of Wyndham Street, from the Post Office, Hong Kong, 29th November 1846*），默克多·布魯斯繪，麥克勞爾刻，Macdonald & Macgregor 出版，1846，香港藝術館藏品





FREDERICK'S HILL AND HARBOUR-MASTER'S HOUSE, HONG-KONG.

圖6：雕版畫，畢打山與船政司官邸，《倫敦畫報》（*Illustrated London News*），1857年4月11日，頁347



VICTORIA PEAK, HONG-KONG.

圖7：雕版畫，維多利亞山，來源同前



圖6和圖7兩幅雕版畫是根據約翰斯（V. Johns）繪製的草圖刻印的。由於是草圖，大約是為了突出主題，一些建築和整體地貌都有所忽略或變形，不像油畫那樣完全寫實。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中看到1850年代這裏發生的變遷。

《倫敦畫報》介紹說，這是維多利亞城最為突出和知名的兩個景點。前者是畢打山和船政司的東側，它的海拔是84英尺，距海邊360英尺。繪圖的地點同布魯斯一樣，也是在美利炮台上。此時畢打山的右半部、山上小徑的北側已被削去，這應是皇后大道周邊建設和填海的結果。

後者是從船政司前的旗杆處看到的維多利亞山的景色。正中的建築是首任裁判司威廉·堅（William Caine）的官邸（Caine's House）；下方的中式房屋，是1841年英國人佔領香港後建造的第一座永久性居所，由威廉·堅主持建造。畫面最左側的小路，正是雲咸街的頂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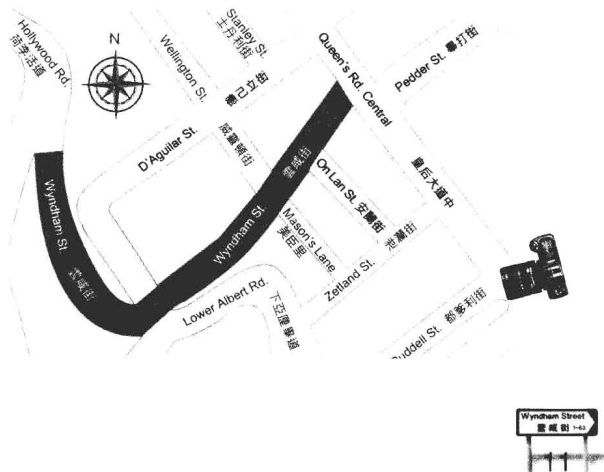
1850年代，維多利亞城已初具規模，雲咸街一帶早期的建築，正是它的核心組成部分。



圖8：雕版畫（局部），香港景色（Vue du Hong Kong），源自《地理雜誌》（*Geographie Generale*），Garnier Freres 出版，1876。原圖應繪於1850年代

畢打山上的船政司，俯視維多利亞港，擁有絕佳的位置，佔盡地理形勝。山下，帶有角樓的香港會所同樣十分突出；它的右側，即是1843年地圖中的5號地塊，也即是畢打街（Pedder Street）東側的顛地洋行帶有波浪形屋頂的辦公樓。再往右，則是瀕臨維多利亞港灣的碼頭——今日的德輔道（Des Voeux Road）。

十年之後的1860年代至1870年代前期，雲咸街一帶再次開始了浩大的工程——畢打山上的船政司進行了大規模的重建，整個畢打山北部被人工鏟平，一座座富麗堂皇的建築拔地而起，海岸線也由於填海而向北推進，幾乎完全改變了這裏的地貌。茶葉、絲綢、瓷器、藝術品的貿易，包括鴉片貿易，為香港帶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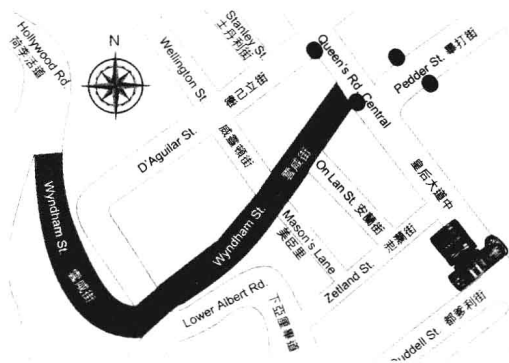


了巨大的利潤，帶動了雲咸街一帶的中環商業中心的蓬勃發展。

攝影師的到來，為我們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照片，使我們能夠如臨其境般地看到這一切。



圖9：照片，皇后大道中與雲咸街街口，米爾頓·邁勒（Milton M. Miller）攝，約1862，感謝鄭寶鴻先生提供照片



不僅是1846年的畫家布魯斯，後來的攝影家都喜歡到地勢較高的政府山上向西眺望，一覽中環的景色。

圖9是從當年布魯斯的位置拍下的皇后大道中。時隔不到二十年，

卻已是舊夢依稀。左側邊緣的角樓還可以讓我們找到雲咸街腳的香港會所。它的前邊，雲咸街的東側，畢打山已被鏟平，正在興建一座三層建築，它應該是銀行大樓(Bank Building)。皇后大道右邊，斜對着雲咸街的畢打街口，大鐘樓正在建設之中，主體結構已近完工。緊鄰的畢打街東，則是帶有波浪形屋頂的顛地洋行。再往右，填海而獲的地塊上，出現了一棟棟新的建築……

1870年的攝影師們似乎更為鍾愛政府山上的眺望。他們留下的照片，可以組成一幅寬闊的場景，宏觀地反映出雲咸街東側的情形。



圖 10：照片，政府山西望，約 1870，源自《香港、廣東、澳門、廈門及福州風光影集》第一卷（*Album of Hongkong, Canton, Macao, Amoy and Foochow, Vol.1*），感謝日本東洋文庫（The Toyo Bunko）提供照片

左上方是帶有角樓的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的一部分——1851年建造的聖公會會督府(Bishop's House)。右側豎立着旗幟的「凹」字型建築，是畢打山上船政司的舊地。船政司於1866年遷往新





圖 11：照片，雍仁會館（Zetland Lodge），1860 年代，香港政府新聞處圖片室藏品

址，這裏轉手給了瓊記洋行，改建成如此模樣。⁴

瓊記是早期為數不多的美商，從事貿易、金融和海運，也包括鴉片販運。它的總部最早設在上海，地位和實力可與渣甸、沙遜洋行相伯仲。1856年，第二次中英戰爭爆發，瓊記香港公司從廣州遷來，1870年代倒閉，命運像多數早期美商一樣。⁵

稍稍右移，圖11前景中的波拉第奧式的建築，是建於1858年的共濟會會址雍仁會館；在它的背後，可以看到未被完全遮住的瓊記洋行，它建立在陡峭的石基之上。兩者之間，是錫蘭街（Zetland Street）——現在稱為泄蘭街。

